

大海留下的淚水

受難者：楊幸讓

訪談對象：楊幸讓之子，楊三二

訪談時間：2014年3月10日

訪談地點：枋寮的木造屋工地

楊幸讓小檔案

1922年 出生於屏東縣枋寮鄉

1949年 當選地方民意代表

1953年 32歲，擔任枋寮鄉代會副主席，太太產下一子，為紀念這個最忙碌的一年，替兒子取名「楊三二」

1961年 因同事擁有共產黨書籍而被牽連逮捕，判刑三年

1990年 辭世

1950年之後的清鄉運動，讓不少人蒙上不明之冤，如被指控參與共產黨讀書會、在廁所罵政府，或者只是清洗總統的相框等瑣碎小事，都會讓人捲入莫名的政治事件而百口莫辨，最後只能鋌鐺入獄，走入人生的黑暗期。

1922年出生於枋寮旺族的楊幸讓，家裡很早就做海產以及務農起家，家業算是十分龐大。他小時候最常去的地方，就是陸地上最接近海洋的港口。那時他常跑到港口，凝望無邊無際的大海，彷彿那一片汪洋裡，藏有他一生最珍惜的寶貝。



楊幸讓（筆尖所指之人），1951 年擔任枋寮鄉鄉代表時，與代表同事們合影。
（楊三二／提供）

1949 年，國民政府來臺。不管哪個政府掌權，楊幸讓只想為自己的家鄉做事，任職民意代表時，他更推動枋寮港口的興建，希望促進地方繁榮發展。

只是他做夢都沒想到，一顆摯愛地方的心，竟然因為知匪不報，就此無語地踏入此生最狂亂的命運風暴中……。

楊三二回憶過往

楊幸讓在 32 歲那年，不但又再一次當選民意代表，更擔任鄉代會副主席，工作愈來愈忙碌，可說攀爬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。最重要



61 歲的楊三二，說起父親楊幸讓當年被逮捕的往事，仍不免感到哀傷。
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的是，那年他太太產下一個可愛的白胖兒子，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一年，他替兒子取了個特殊名字「楊三二」。

在父親辭世二十多年後，烙印有父親生命印記的楊三二，回憶起父親 32 歲之後坎坷的一生，既感慨又難過。楊家在枋寮鄉是個旺族，父親接受完整的日本初等教育，讀完給臺灣子弟就讀的公學校後，進入高等科，學習會計業務。

楊三二說，父親踏入社會後，那時還是日本統治時期，他擔任信用組合社的會計。臺灣光復之後，信用合作社改為合作金庫，父親依然擔任他最擅長的金融工作。當時家庭和諧，父親做夢也沒想到，在短短不到幾年的時光，他的一生，竟遭到如此重大的改變。

父親失蹤一千多個日子

楊三二翻著泛黃老舊的相片簿，彷彿穿走於父親一生裡所有走過的歲月。他指著一張張相簿裡的團體照，有些是父親最早在合作組合社工作的黑白影像，有些是父親當選鄉民代表的團體照，當年父親曾說過，他在擔任民意代表時，最高興自己能爭取到港口改建。因此在照片裡，他都洋溢著笑容。只是，他不知大禍將至，風雲即將瞬息萬變。

父親在楊三二讀小學一年級時被逮捕，這已是距離半世紀以前的往事，過去的記憶早成雲煙一片，楊三二無法再清楚記得什麼。唯一有印象的是，那天放學回家時，看不到父親在家，小小的他竟然大哭一場，哭鬧著父親為什麼不在家，所有大人面面相覷，隱忍悲傷的情緒，對於父親的去向，不敢

透露隻字片語（他們當時也確實不知道父親在哪裡）。

此後的三年期間，只知父親因政治案件被關，此外沒有任何訊息，家裡的人也不敢提及父親的事，以免大家觸景傷情。楊三二只能



楊三二將父親楊幸讓生前留下的照片珍藏在相片簿裡，相當珍惜。（許清河／翻攝）

在心底默默等待父親的歸來。他記得讀五年級時，有一天回到家，看到久別重逢的父親身影，在客廳前徘徊，他顧不得是否會抱錯別人，立刻衝上前去緊緊擁抱，深怕父親又突然消失。

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裡，父親到底去了哪裡，小小年紀的楊三二，實在不是很了解。他後來聽到父親出獄後和母親閒聊說，這次抓了很多人，都是日本時代一起讀冊的同學……。父親還說自己只坐了三年牢，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有人判刑判得更重，一輩子得在黑牢度過。

在港口孤單的身影

直到楊三二長大後，和父親陸續交談後，才知道父親當年的不幸遭遇。

原來所有的一切，還是得追溯到那個遙遠的日治時期。父親接受日本教育長大，當年和他同一個世代的同學同事，也都是同一個體制下成長的人民。當時大家一起讀日本書，覺得沒什麼利害關係，當年也有同學組成讀書會，共同閱讀國內外各類書籍，以增進自己的知識，本來無可厚非，但共產思想發起人馬克斯的書，也可能在書單裡面。

楊三二回憶說，父親當年讀書會的其中一位夥伴，後來在臺灣光復後，被政府發現他是匪諜。按照當年情治單位辦案的手法，他們認為共產黨是有組織性的活動，既然已逮捕到其中一個，一定得抓出其他的成員。

父親的同學在被百般折磨後，只得供出當年原本單純讀書會的會員，因而牽連了許多同學。父親的朋友同學不少人都被逮捕，不要說

那時他已是鄉代會的副主席，連首屆的副主席，也都無法避免這次的風暴，全都成為清鄉運動的獻祭品。

楊三二揣測，父親和那群接受日式教育的地方菁英，早已自成一團深厚的實力團體，與那時從大陸來臺的政治力量，可能多少互看不順眼，或者是其他地方勢力，想排除父親他們的團體，因而向情治單位檢舉，使得許多人跌下權力的寶座。究竟有多少人被牽連，父親早已說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獲利者自然是舉報的人。

父親被囚禁三年，在1964年出獄。但是被關出來的他，彷彿變了一個人，他不再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事滔滔不絕，並且絕口不提當年從政的往事，還有那些以往他為地方民眾爭取權益的夢想。他抑鬱寡



除了楊幸讓被逮捕，當年枋寮鄉代表會也有不少人被牽連其中。
（楊三二／提供；許清河／翻攝）

歡，經常一個人跑去港口看著大海，有時還會莫名流下一行行淚水。只要在市區找不到他，楊三二跑去港口，都能尋找得到父親孤單又逐漸瘦弱的身影。

楊三二回憶，父親在被關出來沒多久，全家就遠離枋寮，搬去高雄工作生活，或許父親想徹底忘記在故鄉不愉快的一切。直到他在1982年結婚一段時間後，全家人才又搬回枋寮老家開餐廳，重新在自己生長的土地，持續奮鬥。

籠罩在白色陰影之下

楊幸讓不僅僅被囚禁而已，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，一直圍繞在楊家周圍，久久揮之不去。楊三二舉例說，父親生前，每週都有警察到家裡要父親簽到，他們好聲好氣地詢問他的近況，實質上就是另一種監控，察看父親有沒有任何不法行動。

這些白色陰影的威力，更嚴重影響楊家下一代的出路。楊三二說，除非老板很支持，否則警察來約談，老板通常都非常吃驚，甚至當場二話不說，就把你資遣。不過，因為父親之事所造成的壞處，有時竟然也變成好處。楊三二就說自己在金門當兵之時，長官因為自己身分特殊，不敢讓他擔任重要工作，反而都把輕鬆的支援勤務丟給他，讓他做個閒差二等兵，直到退伍為止。

由於父親、阿公都接受日本教育，兩人因而傳承了濃厚的日本精神，他們都非常實事求是，一步一步踏實做事。楊三二記得，長輩從小就規定他們兄弟姐妹一早上床，就要清掃庭院，長輩劃分好每個人

的工作範圍，他們每天都得負責清掃乾淨，否則就會被長輩們處罰。

1990年，父親因病過世。他因為一丁點兒小事，就被關了三年，讓他此後再也無法走上政治這條路，每天都失魂落魄，在龐大的陰影裡，不快樂地度過餘生。楊三二每每想到這些昔日記憶，都會為父親的一生打抱不平。

打造夢想之屋

父親的事件，讓受難者的第二代楊三二覺得，生命裡有許多變化的因素，必須在鉅變來臨之前，完成自己的夢想。因此，他擺脫上一代政治陰影的陰霾，在2004年開始投入木造屋的興建。他說，此種工法只使用人造林產出的木材打造，完全不使用原始林或其他材料，對於地球永續存活有很大幫助。

這種手工造屋的方式，來自於一千多年前中國唐朝時代，目前只有在日本清水寺等少數寺廟，還可以見到這種純粹的

楊三二近年正打造他的木造房屋，一圓夢想，並獻給亂世中的父親。
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

木構建築。這棟夢想木屋的建造，經過女兒楊淨淑的規劃，楊三二負責執行，父女倆是第九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。

楊三二將利用兩年的時間，興建一樓四十坪、二樓二十七坪的木造房屋，完全不使用鉚釘、鐵釘、鋼筋、水泥、油漆等人工材料，只使用木頭及木造卡榫、牡蠣石灰等環保建材，來建造最適合人居住、最環保的生態建築。

楊三二每天準時上下班，這些日子以來在枋寮鄉的一處空地，打造出木造屋的大致輪廓，每個結構計算精準，好讓彼此之間結合成一棟堅實的建築。他心底想著，或許透過這樣最單純、最完美的圓夢方法，獻祭給上一代為理想而犧牲的先民們。

楊三二努力籌備建造中的木造房屋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